

他们都是共产党员

■寇俊杰
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。1981年，父亲回家收完麦子，我们学校也放假了，他就带我到了煤矿。
到煤矿的第二天，正好是7月1日，那年是建党60周年，矿上放电影。父亲把我带到电影放映场就上班去了。
看电影的人太多了，我挤不到前面。正发愁时，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一棵大树，我高兴地跑过去，没几下就爬上去。树上真是一个好地方，不仅看得一清二楚，还有阵阵凉风吹来，真惬意。
电影看到精彩处，我忘记自己是在

树上坐，一不小心就从树上摔了下来。人们听到响声都围了过来，用手电筒照着我问情况。我疼得说不出话，眼泪汪汪地用手指指树。一名中年男子二话不说，背上我就跑，后面还跟着三四个人。他们把我背到煤矿医院，医生给我仔细检查了一下，说是脚腕儿扭伤了。
中年男子问我：“你爸叫啥？”我说了爸爸的名字。
另一个人说：“你爸在上班，不如到我家里等吧！”
医生说：“就让孩子待在我这里，我们也好好观察他有没有别的症状。”
刚开始我睡不着，一位护士阿姨过

来给我讲故事。虽然已经不记得她讲的是什么了，但她那慈祥的面容、温柔的声音像妈妈一样，我很快进入了甜甜的梦乡。
第二天早上，我醒来时看到护士阿姨就睡在我旁边。她被我惊醒后，赶紧给我端来洗脸水，还端来了热腾腾的饭菜。我刚吃完，父亲就拉着架子车赶到了。
路上，父亲问我：“你知道帮助你的都是什么人吗？”我摇摇头。“他们都是共产党员！”父亲坚定地说。
转眼40年过去了，但那场经历我一直不能忘记……

心中的颂歌

(组诗)

■曹春玲

一
和风柔柔，阳光暖暖
温馨的乡村小院
听父亲讲他和爷爷的故事
爷爷是一名老红军机枪手
一生杀敌无数，立下赫赫战功
父亲是一名老党员
一身正气，为子女树立标杆
每当听父亲说起祖国说起党
每当听到铿锵有力的
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
父亲啊，我以您和爷爷为荣

二
在学校的音乐会现场
“为党歌唱”音乐课闪亮登场
《我的祖国》宛转悠扬
《颂歌献给亲爱的党》情深意长
《党啊，亲爱的妈妈》拆尽衷肠
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《党的恩情万年长》
……
师生们用自己的方式
歌唱祖国歌颂党

三
从乡村到城市，从河岸到广场
这是一堂盛大的爱国课
一首首颂歌迎风飞扬
那是押韵的乐章
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
那是平仄的诗行
回望一百年的伟大历程
挽狂澜、拯万民、定国运
过长江、追敌寇、缚苍龙
建三峡、抗洪魔、战疫情
从东海到西藏，从南沙到北疆
亲爱的党啊，我要为您歌唱

忘不了七月

(歌词)

■宁琦

忘不了南湖的画舫
忘不了镰刀的锋芒
忘不了燎原的星火
忘不了铁锤的力量

忘不了先辈的遗志
忘不了誓言的铿锵
忘不了人民的嘱托
忘不了使命和担当

走过百年 风雨沧桑
走过百年 奋发图强
那颗心依旧滚烫
那旗帜越发鲜亮

七月的骄阳点亮了信仰
七月的雨露滋润着心房
心中有梦，前方有光
复兴路上，惠风和畅



▲一个苹果的故事(泥塑) 吕宁宁 作

不忘初心，红映沙澧
民族复兴的那支歌
回荡在沙澧两岸
双肩负起了民族尊严
举起右拳的那一刻
人民就是源泉
人民初心，红映沙澧
百年来的故事，说不完
什么精神让你无惧艰险
百年来的故事，说不完
什么力量让你远离家园
百年来的故事，永不改变
什么追求让你用生命交换
百年来的故事，永远流传

初心如磐

(歌词)

往日情怀

■特约撰稿人 郎纪山

1970年农历正月，我刚七岁，正是入学的年龄，村小学的老师来到我家，通知我去上学。晚上，母亲不知从哪儿翻出一块蓝布，在煤油灯下给我缝制了一个简易的书包。

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书包。
记得当时教室设在村里一富农家的三间旧瓦房里。说是瓦房，其实就是那种“穿靴戴帽”（用砖扎几层根基，泥土墙，屋顶苫瓦）的简易房。屋里用麻秆或草子掺着泥土垒砌了几排长条形泥桌子，算是课桌，一排能坐六七个孩子，凳子自带。后来有人形容那情形——“土屋子，土桌子，坐着一群土孩子”。

孩子们正是“踢死蛤蟆玩死猴”的年龄，年前穿上的新衣服如今不是挂烂了

就是少了扣子。当然，女孩子要好些。男孩子们大多光着头，穿着“刷筒棉袄（没穿内衣）”，棉袄很脏，用大人们的话说就是“擦个火柴棒就能划出火来”。背的书包大多是用碎布头儿缝制的，条件差的干脆就用一个方形破手帕包着书，个别条件好的家庭买的是帆布书包。

我们班有一个叫荀儿的女同学，因兄弟姊妹多，入学晚，比我们大好几岁，排队时高出我们一头。她头发乱蓬蓬的，穿的衣服不是长就是短。每天上学，荀儿腋下夹着一个辨不出颜色、包着书本的破手帕，急匆匆地走着，老是迟到。还有一个父亲在镇上供销社工作的男同学，背的是崭新的黄色帆布书包，更令人羡慕的是书包盖布上绣着一颗红五角星，还绣着“为人民服务”几个红色大字。

能拥有一个绣着红五角星的新书包成了我的奢望。可惜，一直到我高中毕业也没用上。入学时母亲缝制的那个书包我一直用到小学毕业，脏了洗一洗，烂了缝一缝。有时看到别的同学换了新书包，我也向母亲嚷嚷着买新的。但书包没有买成，还受了母亲一顿数落。母亲说，学习好坏不在书包。学生比的是学习。书包再好，学习不用功也是白搭。

升入初中那年，书多了，作业本也多了，那个书包实在装不下了，在我的央求下，父亲狠了狠心到供销社给我买了一个普通的黄帆布书包，上面没有五角星，更没有红字。即便如此，我也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。有了新书包，上学时再也不想像先前那样把书包夹在腋下或揣在怀里，而是斜挎或直挎在肩上，腰杆儿似乎挺得更直了。

关于书包的记忆



讴歌党的丰功伟绩
推动文艺繁荣发展
—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文艺作品选登
主办：漯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红尘百味

又是一年蚕豆香

■李志杰

春未夏初，气温渐高，麦子抽穗扬花，油菜从容结荚，蚕豆苗也争先恐后探出小脑袋。

蚕豆是杂粮，也是蔬菜，生长在田间地头或沟、河岸边，是麦田的点缀。

当油菜金黄灿烂时，蚕豆花也羞答答地开了，白色的花瓣隐现紫色的脉纹，恰似小白兔的长耳朵，俏皮又可爱。那黑色的斑斑里一定藏着清亮的眼眸，眼眸里蜂飞蝶舞、春光迷离。

看着花开花谢，盼着结荚摘豆。蚕豆刚有小拇指大，我就急不可耐地剥一颗放进嘴里，满嘴清新、清甜、青涩的味道。这味道是乡村的味道，也是童年的味道。犹记得儿时放学后，几个小伙伴钻进蚕豆田疯玩、疯吃的情景。那时天很蓝、水很清，那时的生蚕豆也格外香甜。

这个时节，菜园里的莴苣吃得差不多了，留下几棵冲着劲儿长，留作种子。大蒜已经抽薹。这是上天的安排，蒜薹与蚕豆一起做菜是绝配。

青蚕豆极易老，成熟后得抓紧摘。挎个竹篮，摘半篮青蚕豆，割一把青蒜苗，乡下的日子其实也很美妙。如果悠闲，可轻

剥蚕豆荚，完整的两片豆荚就是两叶轻舟，眉眼里多了几分诗情画意；如果匆忙，可齐腰一折一挤，嫩绿的蚕豆“啪啪”往下掉，似大珠小珠落玉盘。

嫩蚕豆与蒜苗一起下油锅翻炒，加清水漫过食材，中火焖煮，起锅前加少许盐。蒜苗的辛辣与蚕豆的香甜中和，产生诱人的味道。蒜苗奇香扑鼻，蚕豆糯软香甜。吃这道菜，嘴巴和手最累，筷子怎么也不舍得停。

早饭，蚕豆烧咸菜搭配稀饭或白粥，胜过一切美味佳肴。嫩蚕豆剥了皮与鸡蛋搭配，可炒、可烧汤，鲜味独特。

母亲生病了，胃口不好。我烧了一锅荞麦蚕豆粥，母亲吃了两小碗，连说好吃。蚕豆的绿、小青菜的青，清清爽爽一锅粥。荞米和青菜口感清爽，蚕豆香甜，它们的味道相互融合。母亲说，她们儿时常吃炒了嫩蚕豆的粥。粥煮好了，将蚕豆拣出来，放在麦秸秆编成的筛子上，当零食吃。

又是一年蚕豆香。真正嫩的蚕豆只能吃三五次。美好的事物总是稍纵即逝，人生亦是如此，我们要珍惜美好年华，我们要珍惜眼前的拥有！

心灵漫笔

生命的滋养



■特约撰稿人 张一曼

我在微信朋友圈常看到同学晒她养的多肉，品种多样、姿态不一：火祭红得热烈，桃蛋粉嫩可人，千佛手绿意盎然，虹之玉似羞红了脸蛋的女童，黄丽娇俏，黑法师艳丽，星美人裹了月的清晖般美得淡然……

辉养多肉好多年了，偶尔看她在朋友圈发几张图片，无不赏心悦目，不像我养的那几盆。去年买的时候，我专门挑了花盆栽种，对于多肉与盆的搭配，我还得意了一些时日，觉得颇有些美感。可是不到一年，那几盆多肉就死的死、残的残，不成样子了。

想来，我哪是在养它们，分明是觊觎它们的“美貌”，自诩手里还有些碎银子，把它们买回家据为己有罢了。我以为把它们种在好看的盆里，放在有风有阳光的地方，隔三五浇浇水，偶尔丢一撮儿肥就行了。其实我只是想用廉价的付出得到它们的美丽，从没有费心去了解它们的习性，如何能把它们养好？

再看辉养的多肉，每一株都在春日下熠熠生辉。想起去年我们几个女同学聚会时，辉化了淡妆，穿一条紫色连衣裙，举手投足间尚带着青涩的模样，我笑着说她打扮得像是要去见男朋友。在毕业时的同学留言簿上，辉留下了她的钢笔自画像：微微侧着的脸庞很是优雅，黑发被一条帕子高高束起。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，辉的模样不改。她家廊檐

下、窗台上、庭院里，那一盆盆熠熠生辉的多肉，反过来滋养了她的岁月。

日复一日，很多人觉得这样的生活如白开水，无味无趣，甚至开始怀疑它的意义。这让我想到了“养”字的含义，从本义“供养”不断引申，培养、教育、修补，养心养性。所谓日子的美满，皆因我们让自己的生活停在了“养”的初期阶段——供养：吃饭、穿衣、上班、睡觉，这些养得了我们的身，却养不了我们的心。面对被不断复制粘贴的日子，我们不妨给它加点料，就像同学辉，在生活和工作之余培养兴趣爱好，持之以恒，用心养护多肉，日子自在、自足。

几年前，一个朋友买了字帖，说要练毛笔字。家里没有专用的书房，他就在卧室的床尾放了一张简易书桌。我认为他不会练多长时间，没想到他竟坚持下来。几次去他家玩儿时，他都在练字，过年时他家里贴的春联也是自己写的，字字端正，透着对生活的热爱。

春天，买一株喜欢的花草养在家里，隔三五学一道新菜做给家人吃，每天读上几页书，给孩子讲一两个小故事；放假了，约几个朋友来一场旅行，培养一个小爱好，和爱人一起看电影……不见得要做什么大事，能充实生活、愉悦身心就好，时间久了，生命自会得到滋养，变得丰盈。

岁月凝香

■特约撰稿人 华文菲

我们家是木工世家。爷爷弟兄三个，父亲堂兄弟五个，除了二伯是省磨料所的工程师外，其他男丁都是木工师傅，爷爷当年还当过镇木工厂的厂长。

父亲是个顶级木工师傅，在十里八村很有名气，还带有徒弟。我家中的木工工具很多：大锯、小锯、刨子、斧子、锤子、墨斗等。

我最喜欢父亲的墨斗。
父亲的墨斗是黑色的，形状像一艘小轮船。墨斗底边刻着水浪一样的花纹，墨斗上方边缘雕刻着一圈精致的云纹，寓意平步青云。墨斗的左面刻着“正直”，右面刻着“方圆”，告诉儿女们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但不要正直还要善良。墨斗上方边缘雕刻着花瓣，像春天开放的花朵，是希望儿女们虽然

生于红尘繁俗，但也要让日子过出情趣。

墨斗分前后仓。前仓是正方形的，里面装一个滑轮，轮子上缠着一团黑色棉线绳子；后仓是圆形的墨水仓，装着墨水和一块海绵，圆形代表做人要圆润虚心。轮子上的绳子从隔仓板上的小孔里进入墨水仓，再从墨水仓里的小孔出来，线头上绑一个小木棒，绑在仓尾的外面。海绵的作用是过滤多余的墨汁，墨线经过墨水仓后，墨水太饱满，打出的墨线太粗、太虚，会导致尺寸不精准。这是教导儿女做人要方中有圆、圆中有方，细心、认真、谦虚。

父亲说，做木工活打墨线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。印象中，他总是戴着老花镜，嘴里衔着烟卷，半眯着眼睛，左手拿墨斗，右手拿墨线，一脸专心致志的表情。打墨线时，我们拉着墨线的一头，使劲往木板的另一头拉，父亲用墨线摀住海绵，把墨线上多余的墨汁挤出来。等我们把墨

线放在他标注的尺寸点上，父亲一手掂起墨线，“噔”的弹一下，一道直线就亮堂堂地印在了木板上，也印在了我们心里。墨斗的外面装一个摇把，起收、放线作用，类似风筝上的滑轮。父亲告诉我们，做人要像这墨线，默默无闻，能屈能伸。

父亲利用闲暇时间雕刻出不同花纹、不同款式的墨斗，每一个墨斗在我心里都是一件艺术品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遇到适合雕刻墨斗的木料，他一定会收拾回家。他每收一个徒弟，送徒弟的第一件礼物一定是墨斗。父亲说，木工想做出结实、耐用、美观的家具，第一要素就是打墨线，墨线打准，尺寸严谨，家具一定结实耐用。

父亲每做一样家具都要打很多墨线。从我记事起，我和母亲、弟弟都是父亲随喊随到的拉线人。拉墨线时如果心不在焉是要挨骂的。做木工活儿，父亲对尺寸的要求极严，必须横平竖直、

准确无误。记得有一次，二哥在胡同里和伙伴们玩耍，父亲叫他拉墨线时，他极不情愿，没有准确地放在标注点上。等父亲把木板解开来往一块组装时，衣柜怎么也装不到一起，不是短一点就是长一点。父亲很纳闷，就把板子一块块拆掉，拿起尺子，重新一块儿一块儿地量。

找出症结后，父亲很气愤，把二哥叫到身边，严厉地批评了他：“做家具就像做人，要规规矩矩，要横平竖直，才能无缝衔接，才能做出结实、美观的家具。”那天是星期天，趁我们都在家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打墨线要认真，一点不能马虎。做人也是一样，不走捷径，不弄虚作假，不稀里糊涂，方能把人生的路走好。”

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父亲墨线理论的影子，都有正直、认真、踏实的秉性，无论日子穷富，都安分守己地生活着。



▲甜(舜阳农民画) 任明兆 作